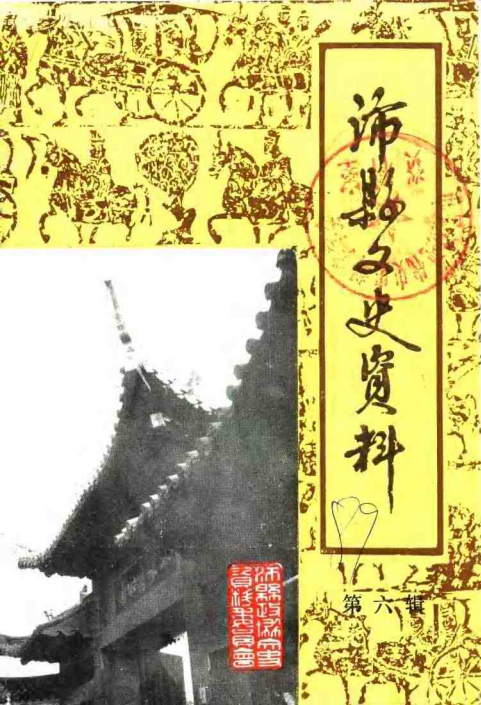




沛縣文史資料

第六輯

沛縣文史資料
第六輯

沛县文史资料

第 六 辑

201441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沛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十月

沛縣文史資料

賈老勛己巳年梅月

目 录

清季科举制度暨沛县科第情况述略·····	郝允尧 (1)
民初沛县教界文坛闻人秦亚宾先生事略·····	亦 鸟 (10)
我所知道的李昭轩先生·····	谢双峰 谢 谦 (17)
秦剑秋先生办学二三事·····	秦成营 (20)
朱才全其人·····	李传民 (26)
张碧月女士的短暂一生·····	吴仲元 (29)
肖仪九先生其人·····	谭大运 (33)
开明人士袁开岳·····	孙立文 蒋忠璧 梁广焕 (35)
泗上诗社纪略·····	秦成焜 (38)
略谈解放前沛县的戏剧·····	秦伯鸾 (45)
抗战初期五战区的盲人宣传队·····	余 三 (51)
吕怀安先生事略·····	吴凤祥 (58)
医生兼诗人谢双峰与谢嵋峰·····	吴凤祥 (62)
沛县三名艺人闯上海·····	马蕴实 (66)
赴三区演出前后·····	周节文 (69)
顾衍泽和他的诗文·····	孔祥荫 (75)
我的祖父黄元亨先生·····	黄义忠 (79)
大刀任千恭·····	马蕴实 辛传坤 (84)
刘修信先生传略·····	秦伯鸾 (90)
铁爪子刘修信晚年生活片断·····	张光进 (93)
张宗钦先生轶事·····	张尊秀 (101)
拳师张恒立逸事·····	张明俊 (105)

抗战以来沛北的足球热·····	蕴 实 (111)
我的父亲·····	甄在明 (116)
张继良医师传·····	吴仲元 (118)
回忆一九四六年敬安区的瘟疫流行 ····· 孙立文 梁广焕	蒋忠堂 (127)
盘肠生·····	魏以伦 (129)
不到火候不成器·····	马正华 (131)
漫话“沛县的酒”·····	秦伯鸾 (134)
吴桥与“吴善人”····· 魏以伦	魏嘉逊 (139)
漫谈沛县的庙宇与庙会·····	张基愚 (145)
沛县“联话”选·····	余 三 (154)
民国初年沛县的庙会·····	秦伯鸾 (159)
话说“光棍出在庙道口”····· 蕴实	传坤 (164)
户屯寨小考·····	王亚洪 (204)
魏二怪轶事·····	秦伯鸾 (207)
日记一则·····	马晶晶 (210)
编后·····	马培封 (212)

清季科举制度暨沛县科第 情况述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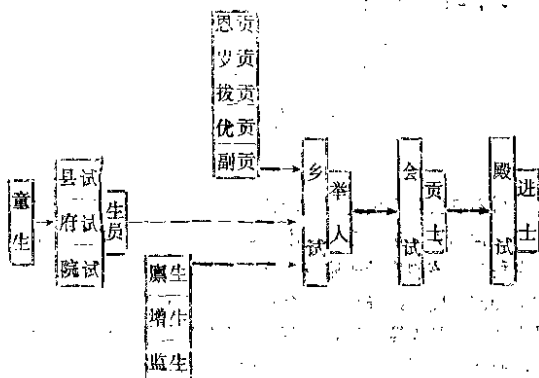
郝允尧

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为当时士子（读书人）进身宦途的唯一途径。因为它是分科取士，故名科举。该制度始于隋唐，盛于明清，于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延续一千余年。当其取代门阀制度之初，抛弃了“上品无寒门”、“英俊沉下僚”注重血统的世袭制度，使“草野寒贱登进有路，不凭假藉可致公卿”，激发了平民百姓的竞争意识，促进了注重文化学习的社会风气，封建王朝因而得以选拔栋梁之材。所以唐太宗看到科举考场盛况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但是，随着历史演变，科举制度也和整个封建制度一样从兴旺走向了衰亡。主要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逐渐变得保守落后，后来把科举制度当成笼络人才、巩固统治的工具，对科举考试设置了种种框架，而且考试中弊端百出，因而禁锢了士子的思想，埋没了真正的人才，遭到了社会的强烈反对，终于走向衰亡。

清季科举制度

清代的科举制度分文、武两科，功名的名称主要有生员、举人、进士、状元等。科举考试按等级分为童试、乡

试、乡试、会试。童试选拔生员，乡试选拔举人，会试、殿试选拔进士，在进士中选拔状元（见附表）。这些功名都不是官职，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相当于现在的学历。



文武两科的考试情况基本相同，稍有差别，分述如次。

文科

一、童试·生员

童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年举行两次（科考和岁考）。其中的县试和府试都是预考性质，不定功名，但是不参加县试和府试的不准参加院试。

参加考试的是没有考中功名的士子，这些士子不论年龄大小统称为童生，有的童生已经白发苍苍还在参加童试。相

传有个老童生考试时在考卷后附诗一首，以期博得考官的怜悯：“老童握笔泪涟涟，窗下苦读四十年。今日宪台（对考官的尊称）仍斥我，回家一命到黄泉。”充分表现出科举桎梏下落第士子的可怜相。

县试在童生家庭所在县举行，由本县的知县主考，考期多在二月。应试的童生报名时填写籍贯、年龄、三代（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情况。要求身世清白，如果三代人口中有从事所谓下等职业的，纵是满腹经纶、盖世文才也不准应试。所谓下等职业是：娼（妓）、优（唱戏）、隶卒（官吏的侍从人员）、剃头、修脚、轿夫、喜娘（陪嫁）、吹鼓手等。此外还要有同科应试的五个童生和一个已经考中廪生的庄具保结，保证该童生：①身世清白；②不是假冒籍贯；③没有枪替（替考）和匿丧（父母丧不满三年）情况，方准应试。

县试共考五场。第一场是正场，第二场是初复，第三场是再复，第四第五场是连复。正场考试是一篇八股文，一首律诗。文章的题目是截取四书中的语句拼接而成。文章有固定的格式，分破题、承题、起讲、讲下、提比、中比、后比、束比八部份。因称八股文。破题是道破题目的主旨，承题是申明破题之义；起讲是总括大意；讲下是承前启后转入提比、中比、后比、束比。所谓比是两两相对，连字数也不能参差，平仄也不能失调。四比中各有两部分成为八比，所以称八股文。文章内容不能超出朱熹《四书集注》的范围，文章篇幅不到三百字或是超过七百字均为不合格。内容和形式都极其刻板，严重地束缚了士子的思想。

五场以后发案（张榜），将初步选取的童生造具名册

报府，以凭举行府试。

2. 府试

府试于县试以后在府治举行，考期多在当年的四月，知府是主考官，应试的是所属各县初步选取的童生。报名的手续与县试略同，另增加一项“派保”，就是由主考派某廪生担保某童生以防县试时担保的廪生徇私。被保的童生要向这个担保人送保结金，否则不予担保。

府试共考两场，考试项目与县试略同。考后再次选取，将选取的童生造册呈报本省学政（院试主考官），以凭举行院试。

3. 院试

府试以后，当年举行院试。朝廷委派钦差大臣为主考官，名为学政。院试是学政巡迴到各州、府去考试，所以考期不统一。应试的是府试选取的童生。院试共考三场，第一场考后张草榜，草榜录取者再参加二、三场考试。第二场是提复即面试，第三场是大复。考试项目除与县试、府试相同以外，增加默写《圣谕广训》。《圣谕广训》是皇帝的训示，共万余言。考试时指出其中一段的首尾两字，令童生默写该段全文。

三场考毕按县选拔，大县四十名，中县三十名，小县二十名，榜示并书面通知各县。被录取的就是生员，即俗说的秀才。

各县接到新科生员名单以后，派衙役持报帖到本县的各生员家去报喜。定期在县署大堂宴请新科生员、授与雀顶、蓝衫（标志功名的衣、帽），簪花，并由知县率领去学宫（黉学）谒圣、拜见老师（即教官，教官负责本县教育、科

举)。谒拜时要经过学宫中的泮池，所以考中生员也叫“入学”、“入泮”；学宫又称“庠”，因而生员也称为“庠生”。新科生员参谒回来后，便到亲友家拜客，意在夸耀。亲邻们都带着礼品去道喜，新生员设宴招待，热闹非常，轰动一方。

与生员同一范围的功名还有廪生、增生、监生和贡生，贡生又分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这些功名除监生以外，都是在生员中选拔的。

廪生、增生：学政每三年集中各县生员考试两次，成绩在一等前列的取为廪生，每县每次均取二十名。此外还增加几个名额，名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廪生每年可领取廪钱若干，犹如现代学生的助学金，因此廪生也称廪膳生员。廪生如出现缺额，可由增生或生员递补，叫补廪。廪生除继续学习以外还有在童试时担保童生的职责，如果徇私要受处分。

监生：家庭富裕的童生可用银钱向官府捐取功名，名为监生。捐监以后就算有了出身，不要参加童试，和生员一样可以参加下面提到的乡试。监生多不认真读书，为世人所轻视。

岁贡：岁贡是在食饩十年以上的廪生中选拔的，每二年选拔一人。经学政考试合格呈报礼部批准后，可以选授训导（州、县教官的副职）。因是挨次升贡，也称“挨贡”。

恩贡：遇有皇帝寿诞、登位等庆典时，准许在具备条件的廪生中选拔贡生，名为恩贡。

拔贡：十二年选拔一次。每县每次选拔一人。按文品兼优，年富力强的条件，先由学政在各县廪生、增生、生员中选拔，然后集中到省会试，会试合格即为拔贡。次年，新科

拔贡赴京朝考，考一、二等者由礼部引见，可以七品选任知县、教官。一、二等以下者也是拔贡，但不授官。

优贡：优贡的选拔过程与选拔拔贡相似，不同的是三年举行一次。选拔各县生员在历次考试中考一等次数最多的集中到省，经学政、总督、巡抚同考以后，全省取三、五为优贡，然后赴京朝考，考试合格的授任知县、教官、训导等职。

副贡：乡试（乡试见下文）时因限于名额，有的生员成绩优良不能取入正榜，便列入副榜，名为副贡。名在前列的副贡可以选任知县等职。

二、乡试·举人

乡试是选拔举人的考试，三年举行一次，这一年称作“大比”之年。考期多在秋季八月，故有“秋闱”之称，这是正科；遇有国家庆典时有加科，称恩科。乡试的主考官由礼部委派。应试的是本省的生员、监生和贡生。乡试以省为单位举行，考场在本省贡院（专供考试用的考场）。乡试共考三场，考试项目除八股文、律诗外，还有“策论”一篇（以经义或政事为题目，据以议论）。考后于当年九月发榜，时值桂花盛开季节，因称为“桂榜”。被录取者就是举人。每省每科选取举人一百余人，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称为“亚元”，第三名称为“经魁”。正榜以外还取少数副榜，即前面提到的副贡。

考中举人以后参加会试，会试不中可以做官，做官办法有拣选、大挑、截取三种。拣选：一次会试不中的可以选任教育，三次会试不中的可以选任知县；大挑：六年举行一次，挑选三次会试不中和四次不中的由礼部任用；截取：中

举九年以后的由省报礼部铨选任用。

三、会试、殿试·进士

会试、殿试选拔进士，三年举行一次，先会试后殿试，这是正榜；遇国家庆典时有加科，称恩科。考场在北京，考期是三月间，因称“春闱”。应试的是全国各省的举人。

会试共考三场，每场三天。考试项目与乡试略同。每科约选拔三百人，称为“贡士”，也称“公车”。会试被录取的参加殿试。

殿试在皇宫中的保和殿举行，考试科目类似乡试中的策论。殿试后数日在皇宫中的太和殿传胪，即唱名宣布状元、榜眼、探花、进士的名单。届时御驾亲临，鸣炮奏乐，仪式极其隆重。进士分为三甲：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传胪以后赐宴——恩荣宴，宴后朝考，朝考以后授官。朝考前列者授“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其余的分别授任“主事”（六部中的下级官）、中书（内阁中设中书若干人，负责编撰、缮写）、知县等职。

武科

武科考试和文科基本相同，也是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试选拔武生员，乡试选拔武举，会试、殿试选拔武进士、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报名手续和选拔过程也与文科相似，不同之处如后。

一、武科的童试、乡试、会试都是三年一次，考期多在九、十月。

二、武童生报名应试时，其结担保的是武举、武教习等。

三、武科的童试、乡试、会试都是各考三场，其中有外场和内场。外场考试马射、步射、硬弓、舞刀、掇石等；内场考试策论、默写武经（武经是历代兵家的论著）。童试和乡试选拔的武生员、武举造具名册报送兵部，兵部铨定后通知各州县发红案公布。

四、武生员和文生员一样不能做官。武举有的选任营千总、卫千总，武进士可选任参将、游击、守备（都是清代领兵武官）。

沛县科第情况

清代沛县考取功名的人数，根据《沛县志》所载，列表如下。

人数 功名 科别	生员	岁贡	恩贡	副贡	拔贡	举人	进士
文科	县志未载	125	30	6	22	11	2
武科	县志未载					48	7

沛县在清代二百六十多年中，文武两科考中贡生以上功名的才251人。这和当时全县几十万人口（光绪年间沛县人口为五十万）相比，考中功名的真是寥若晨星了。因此，《沛县志》有“沛自乾隆巍科（高科第）途绝，咸丰后仕途亦稀”的记载。清末有人讥笑沛县说：“沛县好文脉，三百年断举（人），十二年一个拔贡。”所言固有夸张，但足以说明沛县在清代科第情况的落后了。落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基础。当时沛县地濒黄河，常常决口成灾，百姓流离失所，加之政治腐败，赋税苛重，旱涝虫害，迭相为患，贫苦人家救死谋生犹有不瞻，子弟入学要交束脩金，实在是无力负担。有的勉强入学也多半途而废。只有富庶人家才能持续求学。因此读书人寥寥无几。

其次是思想认识。当时百姓也知道尊儒敬孔，诗书教子的道理，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也深信不疑，但也迷信命运，视功名利禄为命中注定，穷命人对之可望而不可即。也有的急功近利，认为上学是远水不解近渴，割草拾粪利在眼前，便情愿子弟终身务农。还有的看到千百人求取功名，考中的不过一二人，那些落第士子功不成，民不就，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不能种地，不会经商，成了家庭的负担，社会的赘疣，也就乐于让子弟老守田园了。

再就是求学条件。当时除了县城的县学以外没有公立学校，有几处民办公助的义学、社学多在城镇，农民子弟上学都是入私塾。私塾是几户农民联合延聘一位老师（屡试不中的童生），老师的束脩由学生分担。找两间闲房作教室，学生学习、老师吃住都在里边。学生自备桌凳、书籍用品。每座私塾的学生不过七、八人。就是这样简陋的私塾三村两村才有一个，有的学生要跑几里路去上学。少数人自费上学，多数人没钱上学，有的人无处上学，这就是当时的教育情况。至于学生的学习内容，老师的教学方法，因不是本文的主要内容，这里就不多谈了。

以上所述定有舛错，所见或有偏颇，祈方家指正。

民初沛县教界文坛闻人

秦亚宾先生事略

亦 鸟

先生姓秦氏，名亚宾，字冠卿（1875—1938），沛县湖屯乡朱楼村人，为民国初年沛县知名人士。其在地方之影响，非止一端。仅就其在教育、文学方面的事迹略述如下：

教育世家

自先生之祖父恒运公至先生之曾孙铁山同志，共六世三十九人从事教育，其婿、甥、孙婿、曾孙婿、外孙、外曾孙从事教育者十余人。其祖父恒运公、父文轩公皆清末塾师；其长公子剑秋、次子镜秋、四子素秋、五子俊秋、孙厚基、埏基、埏基、奎基、磊分别执教丰、沛、鱼、金、微山诸县；孙福基今虽年逾古稀，犹主鞍山市中山大学（民革办）教务；曾孙铁山、曾孙媳张囡夫妇，同执教于鞍山钢铁学院。曾孙婿王筱云于中国矿业大学任教。

贫不辍学

先生原籍山东鱼台埏斛，因执教各地，先后迁沛县东南秦宅子（村已湮）、沛北秦岗、沛县夏阳乡驢城、沛北垌堆、朱楼等村。

其祖父恒运公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受朱楼朱姓地主

聘，任朱氏家塾塾师。朱氏慕运公德望，怜老师清寒，慨然将公全家托至朱氏供养。运公不愿寄食于人，乃命家人租种朱氏之田以糊口，而维其耕读家风。咸丰初（1851），河决丰县蟠龙集，沛县连续十年水患。运公督诸子捕鱼虾，割湖草以度日，然犹课子教孙不稍懈。时教谕李国钧、训导严正二公感其贤，多次捐廉相助，嘉其贫不辍读也。

致力教育

光绪末，先生慨清政腐败，国势危亟，放弃科举，辞去多方塾师聘，决心攻读师范学堂，冀以教育唤醒国人，振兴中华。

先生读师范前，已先后任季圩子、李大庄、李塘、孔庄等塾师多年。又联合地方热心教育人士，创办王楼学校。借校舍，献教具，义务执教；并组建校董会，议兴革，筹添置，踴跃捐输，惟恐后人。使沛北之文风，蔚然为全县冠，县知事因以“新民”名其乡。

师范学堂毕业后，就任沛县最高学府——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期年，以教学有方擢教育局长。乃建议县长将土豪侵吞之湖田、庙产尽作学田，以充实教育经费。然后创办沛县中学，改建沛县师范，辟体育场，设图书馆，拆庙宇，建校舍，废私塾，扩学校，不遗余力。又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北上京师，考察注音符号。晋京期间，段其瑞政府派徐树铮以乡谊说先生弃教从政，先生赋诗拒绝。诗中明白表示：

“我来考察新文字，休作燕山名利看！”

终先生之世，由教师而校长、而教育局长。晚年归里，犹应文史专修馆聘，课大学毕业生魏洪祺、魏洪池等专攻文

史，直至易簪。尽瘁教育事业，死而后已。

任劳任怨

当先生大刀阔斧进行教育改革时，颇为一般落后者所嫉。拆庙建校，禁止封建道会门设宣讲棚，遭到僧道和宗教徒反对；收回被侵占之湖田充教育经费，遭到土豪侵占者反对；禁止花鼓、拉魂腔等艺人作诲淫诲盗之演出，遭到不法艺人之反对；禁止三姑六婆走门串户活动，遭到三姑六婆之反对；废私塾、办学校，遭到“冬烘先生”之反对。先生对上述反对者，不是视为仇敌，而是作为教育改造对象，对社会进行耐心而广泛之教育。责成教育局中之社会教育科和学校，利用演戏、演讲等方式广泛进行文明、科学宣传，以减少并消灭封建落后之活动市场。给僧道酌留庙产以维其生计，对贫苦无告者送救济院习艺，授以正当之技艺俾得谋生。致原来反对先生者皆深受感动。

省议会秘书长张敬斋氏来访先生，谈及沛县社会风气好转，索经验于先生。先生莞尔而笑曰：“治世如治水。我夏禹之徒耳——决汝、汉，排淮、泗，疏之导之以正确的流向，辅之以禁令作堤防，世岂有不治者乎？”（见先生日记）张氏称赞不已。

邑庠生某，冬烘也。尝谓“六经以外无奇书。”以自己所教之私塾被先生查封，乃为俚词辱骂先生：

“日年、日年！俺本是个穷酸，

五经四书都念完，八股文章写全篇。

亲友找俺把日子看，俺也知一一

成、开皆可用，闭、破不沾闲。

托朋友，揽个馆，大钱不过二十千。